



韩东

一条叫旺财的狗



重庆大学出版社

韩
东

一
条
叫
旺
财
的
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条叫旺财的狗 / 韩东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624-6185-2

I. ①—… II. ①韩…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0088号



一条叫旺财的狗 yī tiáo jiào wàngcái de gǒu

韩东 著

责任编辑 高雅洁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0030)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A区) 内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62千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185-2 定价: 29.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一条叫旺财的狗

- 003 一条叫旺财的狗
- 005 我的过年史
- 007 火车文化
- 010 在香港抽烟
- 012 弹药库
- 014 刘伯伯走好！
- 016 前、后南京
- 020 上班和自由职业
- 023 要和陌生人说话
- 025 男女有别
- 028 小议聪明
- 031 小议智慧
- 033 动比不动好
- 035 洁癖
- 038 愤怒
- 041 强迫症
- 044 跑题残疾
- 047 自卑
- 049 自大
- 051 仇恨
- 053 泛爱
- 055 孤独

057	偏头疼与写作
059	紧张
061	可怜见的！
063	“人都是自私的”
065	权力之路

谈钱说性

069	我的“七八级”
073	谈钱说性
076	关于金钱
078	为乐趣而读
080	死灰复燃
082	从一只狗说起
084	幼稚的人类
086	改变形象
088	大孩子和小大人
090	健康与身体
092	羞涩内向
094	亢奋
096	攻击、防卫和狗
099	虐待和受虐
101	无私
103	读诗这回事
108	重拾卡佛
110	毛焰的智慧
114	狂野依旧
116	文如其人，人如其名
118	弹琴吧，老鲁！
120	烈火金刚

- 122 求异存同
- 125 小尹之福

内在呼吸

- 129 故乡
- 132 内在呼吸
- 135 尺度、衡量及其他
- 138 放生
- 141 永远的翟永明
- 144 天才少年
- 146 大人物
- 148 从美丽到灿烂
- 151 仁者寿
- 154 古尔德的两本书
- 156 不可多得的“潜规则”
- 159 简单和暧昧
- 162 现在又有了这个雅歌塔
- 165 职业生涯必读
- 168 反省村上春树
- 171 意外之喜
- 174 漫游者说
- 177 《藏地白日梦》读后
- 180 我买了一张碟
- 182 我为什么要写《知青变形记》？

朴素者

- 187 不说《五个红苹果》
- 191 睡者有福
- 194 关于吃苦
- 196 读小说无用
- 198 游戏与发明

201	信仰不是空谈
205	做一名艺术家
207	月华高黎贡
209	朴素者
211	慷慨绝对是美德
214	人生可以改变
217	是牛郎织女，而非艺术商业
219	一本书，一个人

一条叫旺财的狗

一条叫旺财的狗

Z 在农村买了五百亩地，搞了一个所谓的庄园。每周一次，Z 丢开城里的生意，开车去他的庄园里干活。主要是种树，另外也种了各种庄稼以及茶叶。据说那儿的地貌十分复杂，有山有水，有农田也有未经开发的丘陵荒坡。Z 经常送我自己种植的土产或者刚刚捕获的鲜鱼。他说一网下去能弄上来一万多斤的鱼——那鱼塘得要多大呀。活儿当然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Z 雇了不少当地人，吃住都在他的庄园里。他还告诉我，那地方可以打猎，经常有野猪、兔子，还有老鹰。Z 曾经搞了三百多只鸡，放养在山坡上，结果成了老鹰们的美餐。剩下的三四十只鸡中一只白的都没有，甚至颜色稍淡的也都在劫难逃。Z 感叹说：这真是活生生的自然选择呵！他力邀我去他的庄园看一看，于是有一天我就去了。

情形正如 Z 所描述的，庄园里的内容丰富得很，什么样的景致都有。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一条西施品种的小狗。这种狗在城市里一点都不稀奇，作为宠物，被主人牵着或者抱在怀里，在广场上、马路边或是电梯里经常可以看见，但出现在这里却让我有些诧异。那西施的形还在，只是已经不白了，成了一条灰狗，肮脏邋遢得不行，

混迹在几条草狗中间。我们吃饭的时候，所有的狗都在饭桌下面寻觅，唯有西施竖起了身子，两只前爪相碰，“作揖”个不停，一面尾巴乱摇，一副讨好巴结的样子。这大概是它早年生活所遗留的唯一的痕迹，从那献媚的动作中我不禁意识到这曾是一只备受怜爱的宠物。有人丢了一块肉骨头，西施马上不作揖了，与草狗们打成一团，发出了只有狗而非宠物才可能发出的那种护食声。饭桌上的话题转向了这只西施。

Z 说，它原来是一个哥们送给女朋友的，后来两人闹气分手，哥们就把西施要了回来。因为养在家里看着伤心（毕竟，这是他们爱情的见证），就把它送给 Z 了。哥们千叮咛万嘱咐，要善待那狗。与狗同时送来的还有狗衣服、狗项圈、狗梳子、电吹风等一套东西，都是西施的宠物生活所必备的日常用品。Z 满口应承，可一转脸，就把电吹风之类的给扔掉了。开始的时候，那西施十分清高，夹着一泡尿，怎么的也不肯在屋里撒。从门外逛完一圈回来也不肯进屋，抬起爪子，要人给它擦脚，擦干净了才肯进来。先是挑食，不肯吃东西，等到饿极了想吃东西了，又抢不过那些草狗。日月如梭，如今这西施什么都吃，甚至是自己拉的大便，更不用说是人拉的了。抢起东西来比谁都要起劲凶狠。跟随它的草狗兄弟们满世界地乱跑，跃沟过坎的毫不含糊。本来，那短小的身材是非常不适合户外活动的，稍微宽一点的河沟，别的狗一跃而过，它没准就跳进了河水里。即便如此西施还是敢跳。

最后我问：“这狗叫什么名字？”Z 说：“以前八成叫什么团团、宝宝、娇娇……现在的名字是我给起的，叫旺财。”我说：“这名字好啊，给你带来了财运，它自己也很耐活呵。”Z 说：“可不是吗！”

我的过年史

小时候我觉得过年是一件很热闹的事，所有的人都变得那么快活，有新衣服穿，有炮仗放，有各种好吃的东西可以吃。我的童年时代正值文革时期，所以过年的时候没有给压岁钱一说，否则的话还会更加快活。人来人往的，大家见了面全都笑呵呵的，打躬作揖，嘴巴里面念念有词，都是拜年、恭喜之类的话。大人们不用上班了，小孩子到处乱跑，也没有人管束。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不过是凑一番热闹。过年时的热闹比比皆是，让我感到快活的其实是那种无处不在的气氛。

进入青年时代，我感到过年是一件很庸俗的事。阖家团圆，吃年夜饭，走亲戚、会朋友，还要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团拜。总之是接待、应酬，忙得不亦乐乎，也不亦苦乎。大家的嘴巴上都挂着“恭喜发财”、“新年大吉”之类的俗话套话。我真想一个人找一个地方，按照自己的方式待上几天。有这样想法的还不止我一个人。我的一个朋友，真的于某年的大年三十提着一个破录音机跑到了华山顶上，于饥寒交迫中独自一人听了整整一夜的音乐。他是否表演了一夜无人观赏的独舞？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觉得完全有这个可能）。本

人缺乏朋友那样的勇气，但对于他特立独行的做法还是从心底里感到佩服的。

又过了几年，我觉得过年实在是一件很孤独的事。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单身，即使有女朋友，过年的时候她们也得回自己的家。我母亲那些年里也找了一个老伴，过年一般是在老伴家里。我唯一的哥哥也早就成家另过。因此每到过年的时候，我就像孤魂野鬼，到处找饭吃。平时我吃饭的几家小饭店，一到过年就关门歇业了。大家都说年饱年饱，而我过年的时候却是最饿的。尤其是在家家团圆欢聚的气氛对比下，形单影只不免令人自怜呀。说句不中听的话，连大街上要饭的都不见了，都回家乡过年去了。想想年轻时向往的过年时的孤独，竟然以如此方式不请自来了，并且一年接着一年的没完没了，我只有苦笑。

目前我正值中年，过年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和其他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有老婆的人了，即使你不愿意，老婆也得陪着你一起过年。况且当年我发过誓，将来一定要找一个和我一起过年的女人。如今可以说是梦想成真。因此过年时除了和老婆一起活动，一有时间我就跑到工作室里照常写作。有她的存在，或者说有正常生活的存在，或者说有正常生活方式的存在（这都是一回事），我觉得写起来踏实。

老年以后我会如何感受过年这件事呢？虽说我不是一个老年人，但是可以做这样的设想。我大概会觉得过年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要让孩子们感到热闹，少年人可以据此表达叛逆，年轻人不至于感到孤独，中年人则感觉正常。唯有如此，老年人的这个年才会过得安生。

火车文化

火车是一种文化，这文化在不断变迁。比如以前坐火车条件比现在差多了，但却有强烈的出门旅行的感觉。站台上的送别，通过车窗眺望辽阔的不断展开并旋转的田野……现在呢？从南京到北京软卧方便得很，睡一觉就到了。坐了火车等于没坐，待在车厢里就像是待在自己家的床上。火车站的脏、乱、差、破，各色人等、离情别绪更是文化中的文化。反正当年我一到火车站，心情就特别的复杂，既有展翅高飞的振奋，更有一种莫名的伤感。火车站是社会的缩影，更是人世生活的压缩。大家萍水相逢，皆是过客，为争夺一个放行李的地方可以大打出手；素不相识，却能够掏心掏肺。在行进中的火车上，有攀谈，有艳遇，周身上下更有一种火车所特有的难闻的气味。到达目的地几天之后才能完全消散。

别说坐火车了，看火车也是一种文化。远远地看着一列火车蜿蜒而去，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传来了远方火车的汽笛以及铿锵之声，你难免会怀念远人或者整个空虚的世界。所谓生活在别处呵。无名的小站，荒野中的一截铁轨，更是文学艺术作品的最爱。一个成天在铁道线上奔跑的人——比如列车员，和一个没坐过火车但无限向

往火车的少年相比，同样都是最具诗意的人物。后者甚至更加令人感动。少年和火车就像少年和狗一样，有着某种特殊的亲和关系。海明威的尼克的故事中，常有火车出没。诗人于小韦最著名的诗歌也写到了火车，并只有火车。这首题为《火车》的诗如下——

旷地里的那列火车
不断向前
它走着
像一列火车一样

这首纯粹之极的诗也写于于小韦的少年时代。

每年都有春运高峰，火车文化加上过年文化，不禁更加的文化了。男女老少，无论贵贱，只要是身在异乡这时节都要赶回去过年，都要搭乘火车。因此火车文化这一阶段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拥挤，挤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我就有过好几回，没有到达终点就中途下车了，不为别的，只为找一个地方方便。人总不能让一泡尿给憋死呵。而火车上的厕所塞满了人。岂止是厕所，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全都是人，当真是没有立锥之地，更别说你的一只脚了。于是乎，这文化就再无诗意可言了。

有一年过年，我千辛万苦地从西安回到了南京。刚刚放下行李，西安的朋友就打电话给我，说是弄到了几件民间工艺品。也就是泥塑，泥巴捏的辟邪面具或者生肖百兽之类。朋友说，给我留了几件，让我赶紧来取，否则就被别人抢光了。我连想都没想，马上登上了发往西安的火车，取到东西后又连夜挤火车返回南京。过年坐火车的罪我不免又受了一茬，但无怨无悔。这也是为了文化，不是为火

车文化，而是为民间艺术的文化。

现在想起来，那几件东西根本算不了什么，既非民间大师的作品，也不值多少钱。更可恶的是如此的造型如今满大街都是。从西安带回来的那个辟邪面具在我家的墙上挂了二十多年，最近我搬家也没有把它取下来带走。因为，即使是文化也是在不断变迁的，犹如时尚。它就是一种时尚。

在香港抽烟

今年香港全面禁烟，因此我去得很不是时候。我和表弟二人在街上游荡，不为别的，只为抽烟。原来我们的设想是，我老婆和弟媳妇逛街购物，咱哥俩找一个茶楼边喝边抽边聊边等。没想到所有的公共场所，包括茶楼、酒楼、饭店、咖啡馆甚至露天公园和广场都禁止吸烟。表弟一路骂骂咧咧，认定了资本主义就是不好。晚上一位朋友请客，在一家颇为豪华的餐馆，朋友的热情也高，但饭还是吃得寡淡无味，原因是无法抽烟。这位朋友也是个烟鬼，我问他平时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他说以前是在写字楼的楼道里或电梯口抽，如今想抽烟只好跑到外面的街上来。好在香港的街上隔不多远就有一个垃圾筒，上面设有一个亮光闪闪的金属烟缸。经常能看见一帮人围着一个垃圾筒，喷云吐雾，抽得不亦乐乎。当然你也可以抽“游烟”，就是边走边抽，从一个垃圾筒到另一个垃圾筒。这些垃圾筒之间的距离显然是经过丈量的，大约半支烟不到的工夫就会碰上一个。一支烟从点燃到抽完，总会遇见一两个垃圾筒。所以说倒也很方便，不至于把烟屁股扔在马路上而招致罚款的麻烦。垃圾筒和禁烟措施是配套的，这方面你不得不佩服人家想得周到，甚至很有人性。尽